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24292  
15 Jul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7月15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递上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奇卡尼牧师于1992年7月15日在伦敦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合作赞助的关于南非境内的政治暴乱和全国和平协定执行情况的国际听询会上发表的声明。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为荷。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易卜拉欣·甘巴里(签名)

92-31156 160792 160792

160792

## 附件

### 关于南非境内政治暴乱和全国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的国际听询会开幕式上致词

我要表示我们感谢英国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尤其是特雷弗·赫德尔斯敦大主教--为协助解决这一危机而举办了关于南非境内政治暴乱的这次会议。我也要感谢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赞助并支持这次重要的听询会。

南非是世界上的重要部分。它是所谓地球村的一部分，因此那边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同样会影响国际社会。只要地球上有一部分得不到和平，全世界就得不到和平。因此你们对我们南非境内的困境的关心使我们很高兴，很感激。这次听询会可能会使我们南非人民感到有希望很快解决这种暴乱。当前人们颇感绝望，很多人因为这种无意义的暴乱而成为环境的受害者。

从1652年开始我国就没有得到和平，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施行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暴乱最糟。这种暴乱首先肇始于安全部队镇压人民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最近则成为政府在谈判进程中动摇和削弱反对党的战略的一部分。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政府宣布对解放运动解禁，并展开谈判，其后我们警告当时正在升级的暴乱严重威胁和妨碍谈判进程。谈判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展开后，我们曾再度警告这种暴乱威胁到这个进程本身。

1990年2月2日到1991年10月1日间，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教会领导人与德克勒克先生会谈了三次。在这些会谈中向他提出了安全部队涉嫌参与暴乱的初步证据。我们让他知道大多数南非人对安全部队一般失去信心。

由于这种暴乱，南非非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于1991年5月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它在1991年5月以前就这种暴乱的某些方面采取行动，否则政府与南非人

民大会之间将停止会谈。这个危机使教会领导人有必要进行干预，使谈判进程恢复。这次干预后，教会和商业界组织了广泛的机构来协助这个进程，结果达成了全国和平协定。

由于有了全国和平协定和其他种种因素，南非境内得以达成谈判解决办法。但是暴乱继续威胁这个进程。结果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教会领导人召开了一次受害地区领导人紧急最高级会议，就如何终止暴乱商定共同战略。在这方面通过了一个声明，结果成立了两个工作组负责关于国际监测和国际社会参与以及领导人的决定的一般执行战略的事务。我就不提细节来烦扰各位了。三个文件可以提供你们研究。

教会领导人同时要求与德克勒克先生会谈，再度让他认识到暴乱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并就如何终止这种暴乱向他提出具体建议。并向他提出一个详尽的备忘录，这备忘录成为这次听询会资料的一部分。不幸的是，1992年5月22日我们与德克勒克先生会谈以来，在该备忘录方面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主席先生，现在，这个“国际听询会”开会时正是我们面临南非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在民主南非大会中，关于宪政谈判和谈判进程的有关事项已陷入僵局。我可以简单明白地说，少数人政府理所当然的畏惧民主。民主如果实现他们就丧失了权力。他们进入谈判进程的意图不是丧失权力而是要作为控制权力的成员。作为少数人，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遗憾的是，民主是要由全国人民来作选择，人民也愿意这么作。今日南非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南非人民是否能参与制定该国的《宪法》，还是要由某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集团来制定一部宪法，然后强加于人民。我认为，这就是陷入僵局的因素。

但我们面临的不仅只是一个僵局，而且还有呼吁，采取群众行动，剥夺种族隔离政权的权力，或者要他们解除限制，进行向民主过渡。这些作法是因民主南非大会中的僵局而引起的。人民不能投票，不能遵循正常选举决定国家前途，就只有在特定时期中依靠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办法去作。而这就是他们的办法。

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中还有第三种因素：1992年6月16日以来黑暗势力对群众行

动的暴力反应逐渐加强。事实上，正是这些乱世的预言家们自己期望并制造证实他们的预言——群众行动会造成暴力。所以，当人民采取群众行动时，黑暗势力就出来谋杀人民，然后让全世界相信，的确造成了暴力。只要对6月16日及其后的暴力事件仔细审查就会发现，暴力是从外来者制造和参与行动而引起的，不是参与行动的人民自己引起的。这些黑暗势力的行动造成了博伊帕通大屠杀和其他许多野蛮杀害无辜人民的事件。

第四个因素是，所有这些造成了谈判进程的破裂。民主南非大会被撇在一边，备忘录一篇接一篇，函电交驰中我们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

为了透视这次的暴力事件，我愿从南非暴力事件的历史根源来追溯，并且具体着重于指出种族隔离政权在这次暴力事件中的作用。我这样作可以使听询会中为各项具体活动和这一团体或那一团体参与暴力而提呈的所有证据有了共同的背景范围。我决定选择以政府为对象可能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这次听询会将会处理暴力事件的其他各种复杂因素，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大家都能顺意，但第二个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是，虽然教会领导人都知道这场暴力事件的性质复杂，也知道在这方面还涉及其他各方，但我们认为，要为这次暴力事件负主要责任的是南非政府。我们结论的根据是以下的事实。

首先，南非政府本身有史以来都是参与暴力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权结构本身就是体制化地侵犯大多数南非人的权利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府和制度是以暴力强加于人民的，它造成了我们许多人民多年以来说不尽的伤痛、苦难和死亡。

为镇压人民反抗，他们使用赤裸裸的力量，包括对反对种族隔离者进行未经审判的拘禁、酷刑、和长期监禁。这个政权的赤裸裸的暴力是以反抗暴力和加倍暴力这样的形式开展其暴力的逐步升级。

历史上，这个政府认为，人民的反抗是“整体屠杀”白人少数人的一部分，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详尽的，针对其认为的“整体屠杀”而作的所谓“全面战略”的战

略。这个“全面战略”意指针对所有国内外反对其政权者的全面战争。它包括集体拘禁、镇压式的安全法、限制新闻等办法。它还涉及从事隐秘的行动，如暗杀、特别部队，谋杀队和狙击队等委员会中更多的揭露和委员会中提出的种种证据显示，这都是政府的一贯作法。这些揭露的事实确定无疑地显示了政府在最高一级的参与。

但种族隔离暴乱已在南非人民之间形成互不相容的气氛。种族隔离就表示互不相容，因此人民也学会了互不相容。人民学会以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由于互不相容和以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的态度，我们的国家创造出一种暴力文化。在这种暴力文化之下，南非将会长久地遭受痛苦。所进行的暴乱从它隐密的谋划和行动看来似乎是个“黑人对黑人”的暴乱，或者表面上是个“黑人对黑人”的暴乱。

真相揭露后，我没有必要再继续去年7月以前一直咏唱着的颂歌。说这不是单纯的部族暴乱，不是单纯的“黑人对黑人”的暴乱。这是有计划的，有政治动机的暴乱。国内的暴乱已产生了自身的劲头，最终成为能够自我维持的力量。

引发暴乱的人看起来似乎无辜，但实际上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暴力升级承担责任。我们认为政府必须负责的第二个理由是政府未能制止暴乱。同一个政府，在对付我们的时候很有效力。我就是那些知道政府效力有多大的人之一。没有一次我们举行会议而料想他们会不知道的。没有一次我们计划和平活动而料想他们会不知道，不加以干预的。对于我们设法秘密计划进行的和平示威，他们有效地先发制人。他们逮捕了许多我们的人，而这同一个有效的保安部队却突然失去了应付我们国内所面临暴乱的能力。

我们认为他们根本不想制止暴乱，暴乱是保安部队隐密行动的继续，因此他们没有能力终止这一暴乱。

第三个理由是，政府承担着作为政府的职责。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它只是法律当局。它对保安部队负有责任。只有对保安部队具有法律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制止暴乱。我们这一方除非另外有个维持和平力量或另外有个保安力量，具有专门的训练，否则是不可能终止暴乱的。

政府不能一面主张国家主权，声称他们是法律当局，一面又把终止暴乱的责任推给他人。

我要总结说，我们认为暴乱中还牵涉到其他集团，证据显示是如此。但我们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除非政府负责终止暴乱，其他人是无能为力的。除非我们也能参与他们的隐密行动，否则，没有人能够终止国内的暴乱。

所以，事件的中心在于种族隔离政权，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暂时以压力迫使南非政府制止暴乱，直到临时体制对保安部队负起责任为止。

其次，我要说明上个星期我在南非基督教协进会会议上指出的一点，即政府的战略是双重性的。其一是在进行谈判的同时颠覆对方。此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计划B。计划B是指谈判过程中建立南非政府的信誉，这时打入国际关系就使该国政府获得这样一种形象，以致任何人只要怀疑他们的诚意就在宣传上吃了败仗。宣传战打败后，人民受镇压就有了充分借口。我要请你们在这两天处理暴乱事件时警惕这一点。

- - - - -